

武裝保衛家鄉
清太青年踴躍參戰

(清源訊) 清太平川青年爲反侵略軍軍粉紛武裝自衛，保衛家鄉。張底村民兵組長在討論防止閻軍進攻的備戰會議上首先報名參戰。李家樓民兵李××、李××看到閻軍在北堂村實行「兵農合一」抓走壯丁三十餘人，立即報名參戰，某村一個姓李的富農對他兒子說：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一六四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要求中共、民盟、民主建國軍、民主同盟軍派兵進駐各大城市，保護民主人士

(本報訊)民盟領袖李公樸、聞一多二氏，連遭特務暗殺事，引起邊疆各界人士極大震怒，晉級各界代表特於二十二日舉行緊急會議。各代表一致認為，國民黨反動派在海運漢口的民主浪潮面前，悍然出此流氓手段，實表其公然向人民宣戰之決心，此一毒焰如不撲滅，國家民族將陷於無邊災難中。為制止此一逆流，與會代表當場推選十一人成立一晉級救國籌委會，聞一多二先生為籌委會，並通電全國，號召以實際行動迫使蔣介石實踐政協諸李公樸、聞一多二先生血染襟懷會，諸李及協諸，解散特務機關，逮捕公審兇犯，公罪李、聞二先生，撫卹被害家屬。鑒於目前黑暗恐怖局面，民主人士生命朝不保夕，聲援會願又電請中共、民盟、民主建國軍、民主同盟軍派兵進駐全國各大城市，以假有效地保護民主人士及民主運動。又鑒於反動派之橫行無忌，完全是由於美國帝國主義的支持，聲援會又致電馬歇爾，並向全國全世界民主人士呼籲，要求美國立即撤銷援將法案，立即撤退全部在華美軍。

話談表發齡慶宋

(新華社延安二十三日電) 據合衆社上海二十二日電：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在她兩年中以來的第一次政治行動中，警告中國內戰雖未宣戰，但早已開始，並敦促立即成立聯合政府。她證實：反動派希望經由中國內戰，擴展此種衝突成為世界大戰，將美國與蘇聯亦牽涉其中。她發表聲明稱：中國正受到內戰的威脅，反動派希望將美國與蘇聯拉入這種內戰中，從而牽涉至全世界，這種內戰雖然沒有宣布，但早已開始。她說：聯合政府必須立即建立，因為內戰不能解決問題。她問：為什麼反動派要發動明知不能戰勝的內戰呢？因為他們希望中國內戰將激起美蘇戰爭，從而最後重，前任縣長郭舉

部隊則屬匪合和，如公嶺鄉鄉(和林城北)鄉長李安卓原是偽鄉公所書記，保安隊長高思貴原是偽營長。每鄉有指導員一人，係偽軍派去的特務，掌握全鄉大權，其為歹作惡較偽匪尤無所顧忌。公嶺鄉指導員王樹昌強姦了許多婦女，並迫死了一個十四歲的閩女。人民負担苛重，前任縣長郭舉長，縣稅當局辦其勒索稅款手段不太寬鬆，撤職後季段鳳昌充任，盧上任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趕製大批木桶和木桶，以對付抗交稅款的人民。林人民早在四月份以前即已交齊全年的稅款，如公嶺鄉村僅七十一戶，糾集地丁十一團，即已負擔租銀四十六石，細穀二十七石，黑豆七斗，油二十

我邊緣區民兵嚴防偽匪襲擾

（新華社集寧二十日電）和林格爾縣自今年一月十二日被傳單約內，傳方完全抄襲日寇的統治方法，偽佔後，傳方軍政機構即以此為據點，向周圍地區一翼山，山下的人民被不許下山，人民被捕者不可勝計。區鄉政權機構及地方

朱總司令墓前號召繼承遺志

爲完成獨立和平民主奮鬥到底

重安葬於東門外飛

機場墓地。入殮時，劉少奇、任弼時、康生、羅瑞卿等同志均親臨視殮，隨即由中央組織部中央黨校全體幹部黨員及中央負責同志輪流護靈，直至今晨。今日上午六時，朱總司令任弼時同志等將靈柩抬上靈車，並列彭德懷、唐生、林伯渠、陸定一、陳漱石、徐向前、蔡錫、習仲勳、馬明芳等同志及各機關學校代表四百餘人隨同護送，十輛護靈車徐徐跟進，沿途各機關及東關羣衆佇立迎鑾路祭。靈車到達墓場時，送葬代表及延市羣衆五千餘人全體獨立，朱總司令等扶柩下車，哀樂聲起，全體同護靈行三鞠躬禮。朱總司令即於墓前花圈輓聯中致哀詞，他悲痛地說：「一關同應同志生平爲革命做了很多重要工作，在戰場上，在監獄中，都表現了英勇堅毅的布爾塞維克品質。由於長期的敵人拷打，以致平勞成疾，今天他死了，全党全軍要繼承他的遺志，爲完成中華民族獨立和平民主事業而奮鬥到底」此時，送葬行列中長期刑滿回應同志的羣衆自梁甫起及四年餘病中護理他的女醫生李永等皆泣不成聲。禮炮十二響後，即在慷慨的樂聲中安葬。雖然警報密起，隨即有將發兩架竄入墓地上空，引起了送葬人羣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痛恨，大都沉着而有秩序地散開隱蔽，但朱總司令任弼時等同志肅然執鎗食土，警衛員梁甫經突突以手抓土拋入墓穴。中共中央辦公廳及中央黨校十餘同志亦在警報聲中，緊張完。散土，悲憤於上午十時完畢。

復員無期厭戰思鄉

傅軍士兵大量逃亡

(新華社英事二十日電) 傅軍士兵見復員無期，厭戰思家情緒激增，逃亡已成普遍現象。十七師(駐歸綏以東鐵路線上)，三十一師(駐陶林)每連逃亡達三四十人，十七師二團(駐陶卜齊)，逃亡二百八十人。三十一師九十三團槍連，現僅存四十人，上月自綏西補來新兵，全係強徵抓來，逃亡更甚，十七師三團五連有一部已直接回家，一部逃來我解放區轉還回家。三十一師九十二團連槍連王浩保說：「去年八月退伍的都是老弱殘廢，我家因困難，眼巴巴望着也能充伍，我同連長哀求說：『我家裏實在不行了，放我回家吧。』那知雷豹日的連連着兩隻牛眼，『馬包偏皮了，我的家也是不行呀，我給誰說』。後來連長不講開小差，連長被營長叫了去，說他『管束不嚴』，一連人跑了一半，有的被捉回來打了一頓手掌，打得腫起一寸來高。最可恥的是會發給一部中國土布製的『美式軍服』，當官的說：『這是美國發給我們的衣服，美國人來檢閱的時候，才可以穿一件。可是這『美式軍服』已和逃亡的士兵一塊出來了。」

同時正準備劫掠平川棉產

（本報訊）臨軍正區督徵組，「治要糧外，每日得
區隊推行其在文水村一護糧小組等千
一徵糧六萬噸。餘人，附糧五門
合四十二萬石之下。重機槍三挺，扣押
之狼帶計數，近屠大車三十餘輛，
來不盡以炮火掩護向我一、六區之明
領其全力狂肆搶掠。民佚二百餘，分路
。七月七日，頑軍宣亭、楊家寨、武
四十九師第三團，家寨等村搶奪。先
及「雲龍圖」一營以猛烈砲火轟擊，
察局」一縣公署。然後擊斃匪首，
十餘石，用九十

太原演戲也抽稅

（本報專電）聞前日（廿六）日太原商民，若捐稅，名目繁多。據七月二日太原復興日報載：二千萬元的「勝利公債」，原定六月底完成，由於「商民認爲此純係捐贈性質，致使公債借貸殊感困難。」已告失敗。市民踴躍買，聽說至今仍不及三分之一。各縣認購之一千萬元，同樣後延。「各縣市自治經費」的撥款糾紛四起，非議多端。近經閻市府重新「調整」，但無論怎樣如何翻新，市民終得負担，因此，人心更呈動盪。苛捐雖因商民的反對略有變動，但實際絲毫未減。「筵席稅」一筆價在六百元（幾乎任何市民都得出），因六百元在太原僅能買兩三個雞子）。以上各稅率百分之二十，操皮肉生活的「藥戶稅」者稅率達百分之四十，其他如教育性（？）影片稅率爲百分之二十，話劇百分之十，還有營業稅，特產稅，屠宰稅等等。稅捐之重，比之日寇統治時間，毫無遜色。目前太原商民是小商倒閉，大商他遷。（安森）

爲民主死而無怨 李維
——輓聞李二烈士

有相財主名曰鍾多，十歲上開始管理家業，當時只有土地一百畝左右，院子一處，騾子三頭。到現在已擁有良田五百畝，財產怎樣的夥，辦法就可說妙了。

「買骨架」：相財主有那樣多的地，錢折到跌折鈔票高低不一；

「踢地叫陣」：相財主踢地呼喚得多種國家地，也是臭名昭著的，有一次，穿過喉眼兒莊長龍大掛親自踢地，叫他老婆多嘴的說：「誰家穿上體服呢鞋來抽打，換上爛鞋去踢吧。」

「用財主變笑」：相財主變笑，一見果兒女人草草離家，忿忿地去找相財主，相財主指着鼻子罵道：

「你這婆娘，我果兒女人草草離家，忿忿地去找相財主，相財主指着鼻子罵道：

自己家裏又無人勞動，就拿金針綉個兒，又覺不合算，於是相財主就議出一「買骨架」的好辦法。在正月、龍二、三，有豬兒……等年，薄小夥子，受起苦來比如牛，就是在正月間，要賣幾天錢，相財主便拉着他們這個空子，常問他們得沒錢了，竟對他們說：「一年青人，正月間玩玩，有什麼要緊，沒錢時，俺有，只管用玩。」小夥子們玩的正，在馬車草，那管相財主是何心！你三十元，我五十元的借了，輪了再向借時，他就「狗咬人，裝好人」地指責一番，勸逼你將先借的立約、行息，三個月還清。三四月間，正是春耕農忙之際，財主便開打過了哩！民國初年，相財主擲地怒起全村二十八家，有名告狀到縣衙門，無奈一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別進來，農民還是吃不到相財主。二十五年，村裏成立「公道又去告財主」，「公道團」爲了維持「公道」，一起見，罰了相財主十元大花銀。相財主別生妙計，賄賂團長五元，節省了五元。有一個農民氣憤不過，在地界上暗埋了一塊石頭，打了相財主的一頭，相財主見生了氣，硬不認地，栽了樹，壓的那兩家地隣の禾苗都長不成。在這次清算時，「你買驢子，快給我寫不完。」這根的一根樁一件事，相財主偷人的事，成了家常便飯了，豬兒短下「骨架」費，給財主打工，住在他家外院，一天到晚在地裏忙，有一天路兒從地裏回來，東頭西頭被子長起，豬兒飛到相財主家裏，一團團不見了，過了半年，被子從財主家中拿了來。收買料子鬼趕上太車偷別村的，栽了七畝樹，完全是偷的人家的苦子，連車軸都要偷砍村人的。至於挖黑鐵，竊佔公產，掠奪公產，更是家常便飯，公開的竊。

口了：「豬兒，錢到期了」，小夥子那裏來的錢呢，撒情說面給相財主受苦頂頂，正好上了相財主聲東擊西的圈套，三平二不滿的價錢叫你受一年就是一年，說六個月就是六個月。小夥子們兒想到太吃虧，給他調皮調皮，相財主便摩色俱厲的罵道：「你倒不想受，給錢，我拿上錢連你們這幾付骨架都可以買回來。」「買骨架」這名詞便從此而來，並且成為相財主僱長工短工的妙法之一了。

二「羊羔生利」：羊羔生利是相財主土地的主要來源。全村一百六十戶人家，每年總有一二十家吃羊羔利的虧（抗戰前放牧，抗戰中放牧），窮人不借又有什麼辦法？張善榮的父親有四十來畝地，相財主獸住張善榮那年的空子，假仁假義地借給錢，又借給糧，表示很大力，不怕他短下，立約約地，全家的價銀都是都執上，唯獨不認地，五分行息，六個月為滿，到期付不了利，將利折本，再立新約，添執東西，「羊毛滾球」越滾越大，最後無力償還時，便住張善榮父親非錢不付，張善

相財主出陽地畔的辦法，揀的多利廢家口，地總數有幾十畝。（註：總面為晉中民間口語，意即是說了的話不算話）：他為了發洋財，想了許多奇離古怪的對法。萬生和相財主又是親戚，敵佔期間，萬生不好出去經商，又不會務農，找到相財主借了一筆大款，推的賣地。每次賣地回來，未進家門先去還相財主的本錢，連積還過六次，所欠原本業已無幾。不料天不助人，萬生得病不久去世，相財主財心大發，向萬生女人胡說：「尙欠本利麥子七石五，逼的女人無法只好改嫁，所有財產全部交給財主。這事情萬生的本家和全村的老百姓誰也覺得殺人太兇，想挺身而起，說幾句公道話，又想，人家兒子在黨兵隊裏，還是少管他人閒事。今年清算鬥爭之害，還是怕萬生的婦孺報仇伸冤，派親信去欺哄老婆婆：「咱們兩家長親帶故，別跟人家給開吧，你沒糧吃，先抬上幾斗，湊幾頓，領上幾畝。」（萬生的確母信以為真，不到農會拾關，過了幾天她想

口且不說，相財主每日吃了飯開着沒做，給那家佃戶短，都記帳到上面，誰不買他的眼，記在生死簿上磨到磨。敵佔期間，他不公開當村長，顯名是村財政監員，暗中把持政權，村中一切大小事，通過他休想行通。三個村長，兩個村警知在什麼時候得罪了他：報告日本鬼子私通八路軍，送他們五人回了老家。去年全村聚眾就糧餉要清算相財主，血賬，相財主他又大罵，當農會起來鬥爭時，相財主又愚弄了四十個好，破壞大會，金財用打手搗亂相財主。相財主以往一切技術已再不能抗拒廣大民的團結覺悟，農民以主人翁的資格，三百多人的大會上質問他，控訴他，吐了人們幾十年的冤仇，算出人們一千二百石血債。十幾年來，日本投降，民主政權要實行，團結起來，日本投降，民主政權要實行，團結起來，他幹，把這些惡霸、漢奸特務一齊掃光

李有才板話

我們用鮮血的巨筆
在中國多難的天幕上，
寫下你們臨終不屈的誓言——
「爲民主死而無怨！」

—— 韓開李二烈士

一個倒下去……
十個，千百個會更英勇地站起來。
起來呵！
一望願意真做別人的活下去的人們，
起來，那鮮紅的曙光的旗，
率領着我們這支浩蕩而堅強的大軍！
會在子彈的嘶嘶之後——
我們跑上去守住你們的陣崗，
高吭的一民主進行曲——會把挽歌代替，
鐵一樣堅決的誓言將震撼山林，
千百條憤怒的火舌——
會同時從無數人民的心頭騰起，
從天南到地北，這燎原的火將匯成一片，
跨過這殷紅的血，這重重的苦難，
英男傑地前進呵！
勝利，將在火光中國現。

抱粗腿，借勢頭，拜認恆元乾老頭。大小事，強出頭，說起話來氣衝頭，從京頭，到西頭，放不下農家這顆頭。

小福的表兄覺得很奇怪，也沒隨上笑，又問道：「怎麼你又有這麼多的歌？」小福道：「提起西頭的人來，沒有一個沒歌的，連那一個女人臉上有麻子都有歌。不只是人，每出一件新事，隔不了一天就有歌出來了。」又指着有才道：「有我們這位老叔，你想聽歌很容易！要多少有多少！」

小福道：「我看咱們也不小用管他『老村長』的意思！不意思，明天偏給他放個冷炮，擲上」

小保向大家道：「要那

說，小保就可以辦了！老

察覺得要是選小明，舉

數會更多一些；小明却

說在大場面上說個話還

是小元有兩下子。李有

才道：「我說個公道話

吧：要是選小明老弟，

管保票數最多，可是他

老弟恐怕不聽勸；他這

人老好人，心直，跟人家

太恆元那轉人個個什麼

事恐怕沒有人家的心理

多。小保倒過幾年辛（

就是當羊經理），在外

邊遠的地方也不少，在

家寫帳算，辦倒沒有什

麼辦不了，只是他一家

五六口子全靠他一個人

吃飯，真也有點顧不上

依我說，小元可以對

小保可以幫他記一記

賬，寫個什麼公事！」

這個意見大家贊成了。

小保向大家道：「要那

[illegible]

你看仇恨大不大？」
「小明的表兄聽罷才笑了，說：『柳明又開玩笑請你……』」

從前，抗戰以後這裏
趕着兵慌馬亂搶了個
長，就見不得了；有
人那老不死給他撐腰！
就沒有他幹不出的事
昆大點事弄到公所來
也是桌面上下飯，袖
裏過錢。鏡子不住心
說教訓額頭，幾打就打
脫網就領人家破產誰就
說。逼得人家破了產
老恆元管一賄銀二百
買房置地。老棉到底
些人，進了付公所，三
兩面不敢走到桌邊。問
天雨頭出款，誰敢問間。

「小保道：『這可還不知
知道，大概是縣憲查出來
的吧？』有才道：
『光撤了差放在村裏還是
是大害，什麼時候毀了他才能算乾淨，可不知
道縣裏辦他不辦？』
小保道：『只要把他弄下台，攻他的人可多啦！』

遠遠有人喊道：『明天到廟裏選村長去，十八歲以上的人都得去！』

一聲聲叫喊，聲音越來越近，小福跑出來了，便向大家道：

是得罪！還聽不懂他那賤嘴！」進來了，就是得貨。」他一進來，除了才是主人，隨便打了歌招呼，其餘的人都沒

臉上告訴他們一聲！」
設着抽身就走走了，他才一出門，小順搶着道：

「吃餅辦法吧！」小元道：「吃屁吧！章工作員還在書裏住着嘛，新恐怕怕不成！」老秦理怨道：「人家聽見了！」

小元道：「怕什麼？就是故意叫他聽的！」小保道：「他也學會打官腔了！」「凡年滿十八歲者」……小順道：

還有「老村長的意見！」「小福道：『假大頭還要變真大頭咬呀！』小福的表兄問小福道：『誰是假大頭了？』小順搶着道：『這也有歌：『劉廣泰，假大頭，只耍年輕人一發狠勁，他就沒說話了。』小保向小元道：『你说的對，這一回真是該扭扭助，要是再遇上漢票，還不還是仍出了伍元老伙的手嗎，依我說咱們老槐樹底的人這回就出頭，就是辦不好也比極在他們腳板底強得多！』小保這麼一說，大家都同意，只是決定

紅領上外甥（小福的表兄）回去睡覺。
緊要丟下有才一個人也就睡了。
（未完待續）

文化短訊

七月劇社一隊於戲劇工作室座談會後，即着手編寫《反登州》（以反對地主特務為主題）及《李鴻章》（暫名，以反對地主義政權，加強內部團結為主題）等兩個歷史劇的創作。

在排練方面，除將《孟州道》、《千古恨》等戲整理完畢外，現正開始排練《孟州道》。（由平劇院之後部武松改編出來的。）（侯茂）

